

世界日報

本報徵求時事照片
美術攝影中西名畫
遊藝裝束學校生活
等相片一經登錄願
金從優凡名貴照片
於裝版後立即寄還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一日 星期六 第 二 百 六 十 六 期



中國大學高材生
——劉濼心女士——

美國有聲電影女皇
——蘭錫卡羅氏——



健全現代的代女
杜兆林——沈燕容——劉玉梅
——均係胡教女學生——
李象森攝

北平女子西洋畫學校本屆畢業生
張樹屏女士——李堯生攝



本報徵求時事、名人、古畫、及藝術攝影。

成功之母

人生在世。欲求建立事業。必須先有一立足之點。然後由點而擴而大之。以至於成。此種擴而大之。即所謂「成功之母」也。此種「成功之母」。其數目甚多。而最要者。則莫如「勤勞」、「誠實」、「忍耐」、「謙遜」等。此種「成功之母」。其數目甚多。而最要者。則莫如「勤勞」、「誠實」、「忍耐」、「謙遜」等。此種「成功之母」。其數目甚多。而最要者。則莫如「勤勞」、「誠實」、「忍耐」、「謙遜」等。

未雨綢繆

人不可無意外之虞。則不可不求事先之準備。此種準備。即所謂「未雨綢繆」也。此種「未雨綢繆」。其數目甚多。而最要者。則莫如「勤勞」、「誠實」、「忍耐」、「謙遜」等。此種「未雨綢繆」。其數目甚多。而最要者。則莫如「勤勞」、「誠實」、「忍耐」、「謙遜」等。

看了「詩人的悲劇」以後

(智火)

「詩人的悲劇」之實行公演，很久的就在我的關心和盼望之中了。這出第一、悲劇這部劇本的編成，是所謂振振有聲，執北方戲劇家牛耳，而與南國的田漢，遙遙對立，媲美齊名的熊佛西君的手法。田漢和他所領導的南國社的藝術，我是略略過了的，而熊君的大作及其一手培植的藝院戲劇系的成績，則一聞，所見不鮮的，我還沒有細說的機會。今次好容易來了這久所憧憬的北平，又值熊君大作的「詩人的悲劇」一行將公演之時，怎能再失之交臂呢？第二、戲院運動之在中國，近年來雖因有不少人的熱烈提倡與努力，而有風起雲湧之勢。然與比較起來，畢竟不能如其他文化運動之在中國社會運動與東洋之中，活躍的發展，打破舊境上故有的偏枯的沉寂與荒涼，而開出一朵芳艷偉大的藝術之花。尤其是國立的學校中，注意此一藝術部門之開拓經營的更不多見；而北平藝術學院，獨於此時，有劇團之設立，那末，對於這客觀上成爲中國唯一的一劇團運動與藝術之全體發展的人看來，一個雖然渺小，然而比較關心戲劇的成果的公開展覽的參加，當然成爲必要了。第三、在該劇中飾演神的女主角楊女士，是我的朋友與她見過幾次，而最近見到的時候，幾乎總要聽到楊女士說起關於排演是劇的情形與忙碌來。這樣，一方面因為我的關係，覺得不能不看，一方面因爲這部劇本，這樣的費着編劇家與演者的能幹和全體演員們長時間之努力，或相信不會弱，因此我對於這齣戲的無限希望的「詩人的悲劇」之公演，寄以深切而持久的期待了。



經過一段的改延以後，十月二十四日開始公演的消息，畢竟在我的期待中展開了。以先睹爲快，而同時又約着幾位善於人意的女友的幫助，果能得着了幾張第一天的「入場券」，讓我帶着幾個似乎成着同樣興奮的朋友，做了「詩人的悲劇」的，既不屬於「本校同學」，又不屬於「演藝訓練的學者」或「新開張之列」的「特別看客」。

這部劇的公演，總算幸的看過了。結果究竟是怎样呢？老實說我所看過的，幾乎完全是一個「被欺騙」的感嘆！就是說，我白白的關心和盼望了幾個月，而

以一個愛說話的我，歸來本無須刻刻想寫一篇文字，作一次首肯而忠實的批評，一方面表示我對於中國戲劇運動的前途的憂憤，而乘機給予它腐爛腐敗的生命以有力的刺激；一方面則刻刻的提供對於所看過的「實感」或「表演」及「可敬的演員們」，期從此大的失敗的教訓中，發現新的藝術之路。但，生平不喜狂性從事，這裏不覺發生了一點躊躇，就是這部劇本的原則，我既沒有讀過，而這部劇，僅僅在幾個鐘頭之內，看過一遍，難免當中沒有不在我的一時的疏忽甚至某種程度的支配之下而抹殺，埋沒以及誤解了許多部分。如此，倘或這種無稽的「主觀」或「假借」的批評，只因爲一種不遺餘無義意的行爲，而於那堆積着無窮苦悶的作者和演員們，尤覺得不啻是一種罪惡足以令人灰心短氣的，冤屈的，甚至否滅的。這在真正愛護中國戲劇運動的萌芽的人，所不願見的。剛則此時，就在當夜，接到楊女士由我的朋友蘇公傳來的二十六日的「入場券」，這樣，我覺得才的問題解決，一時頗爲高興與感激；於是於那一天的秋雨濕黃昏的，當於悲劇的二十六日晚間，又單獨的借幾位會經帶我的忙，使我得已先有批評的動機。此時再加楊女士的邀請的女友們，友人蘇公一再的邀約，因爲自己本有批評的動機，此時再加楊女士的邀請的女友們，友人蘇公一再的邀約，因爲自己的慈悲，在無事忙當中，開始來寫這一篇淺薄草率的文字。

爲了便利和適宜起見，我們分兩方面來批評，即A劇本方面；B演員的技術方面。

關於劇本的批評，我們再把它來分作：(一)情節；(二)對話；(三)包含歌詞；(四)舞景；(五)化妝；(六)劇旨等項，現在，就逐一進行。

(一)情節

在沒有批評是劇的情節對否好壞以前，我們應對於她——劇情——先有個大概的認識，現在把牠從我的記憶中，簡要的寫下來：

「一個詩人，因他的兒子嗜詩成疾，爲了滿足他兒子這種高尚的精神要求，和維護其不絕如縷的小生命起見，竭力搜求書籍，以圖供養。時人其妻，因痛苦之爲詩所毒，拚命反對詩人這種等於浪擲精力，製造罪惡的努力，憤其妻其妻並偷其稿。詩人的兒子因父親之詩稿被焚，認爲自己生命的唯一源泉已斷，將走向那最後的死亡之路。而詩人爲了不忍見此悲運之降臨，悲劇之實現，乃竭力加以阻礙，並相約再作一次最後的努力，期有以完成那有充分的象徵性的所謂「生命之花」的傑作。

可是詩人的天才已告枯竭，由於某種信念及傳統思想的支配，詩人在焦急之餘，開始了幽默的謔語。此時偏巧遇着愛神的降臨，愛神允許可以復活他的詩才，他便跟着愛神到那愛之園中去。」此爲第一幕。

「靈異的從一個僅有秘密與神祕的夢中醒來，詩人開始知道他已身在愛之園裏了。愛神引導着他上了愛塔，指點着愛之園中的一切給他領略，參觀，並且和他無怒的無猜的歌舞，擁抱，親吻，而陶醉於極端自由，活潑，和諧，燦爛，溫馨的氣氛與世界當中，得到超現實甚至理想的最高的享受。」此爲第二幕。

「詩人在愛之園裏，想起了他的故鄉，想起他故鄉呻吟在病痛與盼望之中的愛兒而想像出愛園之門。可是愛之園的門禁森嚴，那守門的愛情，却不肯輕易放行，除了沒有愛神的命令。詩人再三懇求，也無效果，後來愛神知道了，才允許放他回去，并在狂風暴雨，閃電大作之時，護送詩人回故鄉去。」此爲第三幕。

(未完)



會還九胡仙結婚價影

經過一段的改延以後，十月二十四日開始公演的消息，畢竟在我的期待中展開了。以先睹爲快，而同時又約着幾位善於人意的女友的幫助，果能得着了幾張第一天的「入場券」，讓我帶着幾個似乎成着同樣興奮的朋友，做了「詩人的悲劇」的，既不屬於「本校同學」，又不屬於「演藝訓練的學者」或「新開張之列」的「特別看客」。

這部劇的公演，總算幸的看過了。結果究竟是怎样呢？老實說我所看過的，幾乎完全是一個「被欺騙」的感嘆！就是說，我白白的關心和盼望了幾個月，而

